



文學初步讀物

女報信人

比留柯夫著 斯庸譯

葛維墨插圖

通俗讀物出版社

K38
P38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部

作者介紹

比留柯夫，蘇聯人，一九一二年生在一個紡織工人家庭裏。一九二五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進工廠工作。十六歲進建築夜校裏讀書。一九三〇年，他在一處建築工地上工作時，地下水突然湧入基坑裏，使工程受到威脅。他立刻帶動團員和工人們搶救工程，並且自己首先跳到冰冷的水裏。工程雖然免除了危險，他却得了重病，直到現在仍舊躺在床上，不能自由行動。為了繼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他拿起了另外一枝武器——筆。他跟疾病不斷進行着堅苦的鬥爭，參加了高爾基文學研究所和外語專校的學習。他最初寫的一首詩數不清的勝利，在青年詩人創作比賽中，得了二等獎。後來寫的長篇小說有在村子裏、海鷗（得過斯大林獎金）、納林之水。一九五一年，他光榮地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本書說明

女報信人是長篇小說海鷗中的一章。海鷗是根據蘇聯英雄蔡金娜的生平事蹟寫成的。主人公卡佳（綽號海鷗）是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衛國戰爭爆發後，她在黨的領導下，對敵人進行了堅定勇敢的鬥爭。敵人佔領了她的家鄉，用各種詭計造謠欺騙人民。這時，海鷗毅然擔任了一個艱巨的任務：帶着斯大林同志的報告，深入敵佔區，向人民進行傳達和鼓動。她的宣傳深入人心，人民感謝她，說她是斯大林心愛的女兒，並且創造了一個關於女報信人的美麗的傳說。這個傳說，像黑夜裏的火把一樣照亮了人民戰勝侵略者的道路。



卡佳拖着疲倦的身子在森林裏走着。
白雪給早晨的太陽照着，閃着奪目的光
輝。

松樹矗立着，它們是白綠兩色間雜的，梢
頭幾乎有點兒微紅。微風吹過，它們顫抖一
陣，從身上摔脫柔軟的雪花，然後又一動不動
地立着，心事重重地垂下了枝條。

卡佳的眼睛在蒙了一層寒霜的披肩角下張
望着，眼光是悶悶不樂的。她在大德羅加里村
碰到了任尼亞，女友轉達了濟明，叫她回隊的。

● 濟明是游擊隊的隊長。

命令。環境的險惡的確到了極點。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德國鬼子已經下定決心，不管怎樣要抓到那個還弄不清楚的宣傳員；四處村子裏都在進行夜間挨戶搜查，差不多一步一崗，騎兵偵察隊更是加緊在前街後巷四處搜捕姑娘。濟明也許是對的：繼續冒險已經沒有必要。游擊隊裏準備了許多手抄的傳單，上面寫着斯大林的報告的簡要內容。這些傳單和民間的傳說，正在完成着一件已經開始了的工作，而且進行得非常好：人們燒掉德國鬼子佔據的房屋，從工地上逃掉，留下空空的鄉村……

嚴寒刺痛着她的眼睛和鼻梁，鑽進短皮襖底下，像無數的螞蟻似地在身上亂爬。短皮襖已經非常破舊，而且也不合她的身：這是她在大德羅加里街上逃避德國鬼子追捕時，不知誰從自己身上脫下來，搭到她肩上的。幾顆手榴彈在腰部衣襟下發着碰擊的響聲。這幾顆手榴彈她從林子裏一間秘密倉庫中拿來，帶在身邊已經第三天了。危險當然危險：要是落到德國鬼子手裏，它們們立刻就會洩露她的身份。但是如果他們抓到的是個手無寸鐵的人，誰能担保沒有叛徒向德國鬼子說出她是什麼人呢？這樣更可靠些：要麼掙脫出來，要麼……就是死，也該死得像戰士。

德蘭士——瓦●！德蘭士——瓦！……

她把手榴彈移得更靠攏一些，免得它們碰得發響，然後裹緊了一下短皮襖，凝神靜聽着。從附近公路上，和着這歌聲送來了折斷枯枝般的軋軋聲。雪橇行駛在蒙着薄冰的雪上就是這樣軋軋發響的。

「俄國人裏邊誰還能保存馬呢？」卡佳詫異地想。

她在樹木背後躲一下，又跑幾步，終於看見一匹灰馬，在路上緩緩地跑着。雪橇的前頭坐着謝苗。

他拉緊纜繩，對直地望着自己的前面，真摯地拖長尖細的男高音唱道：

……我的祖國呀，

你整個兒在烈火裏燃燒。

卡佳用披肩更緊地包着面孔，只讓眼睛露在外頭，走出了樹林。

「搭一程行嗎？」

趕車的悶了一會兒，勒住馬，對她指指自己身後的乾草。

●是現今南非聯邦的一個省份。

「你裹得可暖啦？……」

「還暖呢——周身都是通風洞，」卡佳笑了笑，仔細打量着那馬。

不久以前她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匹兩耳之間和左腦上方有黑斑點的灰馬。是在村子裏見過的嗎？不是……在村子裏連一次馬嘶聲她都沒聽見過，壓根兒也沒嗅到過新鮮馬糞的氣味，她走過的彷彿不是活人住的地方，而是死人村。那麼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見過的呢？

腦子裏忽然掠過瓦西卡的吆馬聲：「囉，走，斑花馬！」於是她記起了：

「這是米海奇的馬！德國鬼子騎了飛奔的正是牠。」

「大叔，你的馬怎麼保存下來哪？」

「不是保存下來的。德國『先生們』給的。」

●
瓦西卡是一個小游擊隊員。米海奇是游擊隊留在暫時淪陷的村子裏的地下工作者。米海奇曾用這匹斑灰馬給游擊隊運過服裝，後來這匹馬被德國鬼子搶去，交給謝苗去幫他們運死人。下面說「莫非有人釘梢……出賣了米海奇？」就是指的米海奇運送服裝接濟游擊隊的事。

卡佳警惕着：希特勒匪徒不會因為誰做了好事而送東西的。

「聽說，有個什麼老頭子，給游擊隊運給養，好傢伙，這就是他的馬。」她驚恐地望着他：為什麼他知道呢？莫非有人釘梢……出賣了米海奇？

「你是說，德國人給的嗎？……為什麼會給你呢？」

「運死人唄。」

「運死人？」

謝苗點了點頭。

「他們把我叫去，問我：『是趕車的吗？』——『趕車的。』——『那

好。』他們說，『給你一匹達斯卜菲爾德。』他們，狗崽子們，就用他們的狗話這樣亂罵起不會說話的牲口來。他們說他們的，我什麼也不懂。他們叫來一個翻譯。他翻給我聽：原來他們要我趕馬車——好傢伙，給他們運死人。就是從他們的軍醫院往外運……真正的寒冷還沒有到，可是他們……每天每夜都有凍僵的死人，我得給往外運……我答應了這個差事。要是去修橋——比方這麼說吧——心裏會更難受。我想：如果是運活着的壞蛋——會難過得要命的，運死人呢——沒什麼。讓他們多死些——咱給運就是。」

他轉身過來。他的長滿了小麻點兒的臉上出現了警戒的神氣。

「你為什麼盤問得這樣仔細？你是從哪兒來的？」

「我是遠地來的。打算上斯摩梭斯克去。」

謝苗揪揪鬍子，對馬吆喝了一聲，馬打着鼻響，跑得快些了。

「『你自己餵牠。』他們說。拿什麼餵呢？我到哪兒去弄乾草。這牲口真可憐，要是能拿好點兒的飼料餵牠，牠就不再是一匹馬，簡直是架飛機……」

「啫，你瞧，跑起來，可像吃飽了的馬一樣呢。」

他歎了一口氣，輕輕地唱：

德蘭士——瓦！德蘭士——瓦！……

我的祖國呀……

「呃，好像伙，德蘭士瓦究竟不愧是德蘭士瓦，可是我們這裏，德國鬼子一到，全屈服了。唉！」他憤憤不平地送出一句。「可不是屈服了嗎，姑娘，啊？不去打他們……啫，狠狠地幹掉他們，却……」

● 德蘭士瓦一八七七年為英國所併吞，一八八一年當地的人民曾舉行過如火如荼的起義。

「不是所有的人，大叔……拿游擊隊來說，就沒有屈服。」卡佳沉着臉說，心裏老在想：「派誰到扎列斯柯耶去了解一下米海奇的情形呢？」

「游擊隊？」謝苗氣憤地反問。「沒有游擊隊我們照樣過。」

他一邊生氣地捲着煙捲，一邊講述了三天前游擊隊到他們茹科沃村的情

「我們一看哪——全穿着紅軍大衣，戴着鋼盔。起初我們以為是紅軍。

那呀呀地亂跳。我們撲上去迎接他們。我們高興得和其中一個吻了吻，嗅到他酒氣薰天，好像伙，簡直就像是從拔去了塞子的酒瓶裏沖出來的。我看了另外一個一眼——他幾乎站都站不穩。起初倒也沒有什麼，好像是應當這樣：人家趕走了德國鬼子嘛，喝光了鬼子藏的酒——免得白白糟蹋財物呀！可是，他們說，給我們拿吃的來——我們餓了。見鬼，我們有什麼吃的呢？我們有的——連最後一塊麵包也拿給了他們。他們還說：拿肉，拿雞，拿蛋來。一個女人誠心誠意拿出了半塊麵包——是從孩子口裏挖來的呵，她把它送給指揮員，一個蹺腿……可是他，那狗崽子，把麵包往地上一扔，拿腳踩着，說：『拿雞蛋來！』那女的自然冒火了。『你不是游擊隊，是流氓。』

他揮起拳頭，對準她的臉就是一下；她，好像伙，腳一滑……這時：他們有的撲過來打人，有的跑去挨家挨戶搜查。他們的放風的打了一個招呼：『德國鬼子來啦！』他們當然溜開了。還拖走了三個姑娘。」他悶了一會兒。「他們剛走，真的來了一些坐機器腳踏車的德國鬼子。鬼子把大夥兒趕到一堆，質問我們為什麼拿食物給游擊隊？結果他們絞死了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孩。」

謝苗轉身向着驚異地聽他講話的卡佳。

「德國鬼子老廣播說：抓住游擊隊吧，——他們不是你們的保護者，好像伙，他們是土匪，他們灌得醉醺醺的，打家劫舍，可是你們却忍受着他們給你們的痛苦。不要相信了吧，你們現在已經親眼看見了……好啦，我們心上捉摸着：他們再來時——我們就抓住他們，把他們扭交給德國鬼子，那才是『老鷹啄老鷹，小鳥真開心』呢。」

「這不是游擊隊，大叔！」卡佳激動地說。她已經猜到了：在茹科夫村出現的那夥冒充游擊隊的傢伙，是一羣土匪。這無疑是德國鬼子照例的挑撥離間的行為。

「那麼他們是什麼人呢？」

「土匪。」

「土匪——匪？」謝苗想，「真的：應當管他們叫土匪。」

他疑心地打量着卡佳。

「你既然是這地來的，怎麼知道這個？」

「聽別人講的。據說，這些刑事犯隱藏在森林裏，照着德國鬼子的指示，搶劫人民，好讓大家反對真正的游擊隊；至於真正的游擊隊，人民是知道的，他們不會到各個村子去跑，人民自己會給他們弄到他們需要的一切。大叔，你剛剛還說過：這匹馬是給游擊隊運糧食的一個老頭子的呀。」

「這倒是的，」謝苗發窘地說，開始用鞭柄刷去雪橇前部的積雪。「最初

一段時間游擊隊是正確的，因為領導他們的是兩位大人物：濟明和卡佳——他們是我們的首領。我們大家管卡佳叫海鷗。這樣的人為了人民不惜讓自己給人家剝成一塊一塊！敵人殺死了他們，姑娘，他們的游擊隊也全在泥潭裏淹死了！」

「不對！」

「我這樣說——那就是這樣對！」謝苗冒火了。「我們本地人，自己的

事比到斯摩棱斯克去的過路人清楚得多……濟明和卡佳如果還活在人間，難道他們會允許毫無阻礙地給希特勒修橋麼？」

「那麼，德國鬼子的交通運輸每天夜裏都受到破壞的事，你們沒聽說過嗎，大叔？德國土匪頭兒只有運死人才信得過敵篷的雪橇，他們自己，躲在坦克裏才敢出來跑動，——這你們也不知道嗎？」

「這我們倒知道……」謝苗不大高興地回答，「聽說，紅軍傘兵降落……」

他手上那枝還沒有開始吸的捲煙裏的煙葉，紛紛落到外衣的前襟上。謝苗罵着，着手收拾它們。

「跟不懂道理的人嘈嘴，連抽煙也給耽誤了。好傢伙，我說哇，德國鬼子自家都不否認——紙是包不住火的——，他們差不多天天跟紅軍在森林裏作戰。」

卡佳大笑了。

「德國鬼子早就把紅軍『殲滅』啦，哪裏來的『傘兵』呢？」
她眼裏閃爍的取笑的俏皮的神色，這神色繼續了一會兒就消失了。

「大叔，你不要相信法西斯強盜的鬼話，叫老鄉們也不要相信。紅軍還存在！而且比戰前更強大。它不會讓任何德國鬼子在莫斯科郊外把頭探出戰壕的。戰士們正等着斯大林的命令——命令一下他們就會向前推進，把德國『先生們』打成一堆垃圾……我從可靠的人那裏打聽到，濟明的游擊隊也還在。那個老頭子的給養就是送給它的，希特勒強盜害怕的也正是它。」

謝苗不大信任地盯着她，不開腔了。捲起了一陣風，道路兩旁的松樹搖晃着，刷刷地響着。卡佳望着他怎樣把煙末一片一片拾到起了繭子的黃手掌裏，而他所說的土匪襲擊茹科沃的情景，却怎麼也離不開她的腦子。怎樣才能使羣衆不受土匪的欺騙呢？當然，必須在各個村子裏去揭發他們，也許得發一次特別傳單……最好的辦法，是把全部匪徒消滅掉，把匪首當着大眾的面槍斃。但是上哪裏去找他們呢？游擊隊已經抓到的兩名土匪，無論怎樣也不肯供出他們的巢穴的所在地，而且偵察了三次也毫無結果。

森林深處突然傳來了婦女的號哭聲。謝苗打了個冷顫。

「他們拖走了三個姑娘，只有一個在第二天早上跑回來了。」他低沉地說。
卡佳突然抓住他的外衣的袖子。

「那麼她知道他們……這些『紅軍戰士』在什麼地方嗎？」

「還有不知道的！」

「告訴我，親愛的……這姑娘姓什麼？」

「你問這幹嘛？」

卡佳一下子找不到回答。謝苗突然漲紅了臉。

「你幹嘛要問得這樣清楚？」說罷，他揮起了鞭子。「說，誰派你上我這兒來的，不說我打壞你。」

「把你心裏的話全倒出來吧！」卡佳安詳地說。

在她的眼光逼視下，他慌亂了，放下了手臂。

「是我的女兒……至於我姓什麼——這不關你的事。」

風從他手掌上颳走了他辛辛苦苦收拾起來的馬合煙葉。謝苗終於大發雷霆了。

「下去！我不需要旅伴。兩隻眼睛活像兩根針，由背後穿透了人的心……你已經搭了一程便車——也夠了。給我滾下去！」

卡佳眼裏出現了猶豫的神色：要不要說穿呢？謝苗本人她倒放心，但他

可能對別的什麼人去「秘密地」饒舌，說她就在一帶，而「秘密」是很容易傳到德國鬼子耳朵裏去的。他們會包圍附近各個鄉村和她此刻就要去的列比亞熱村，把她抓住。

卡佳斜着眼瞟了瞟謝苗緊緊捏住鞭子的手。從他蹙着的眉毛上不難猜測，他真的會實現他的威脅。

「別忙，大叔，」她平心靜氣地說，「你既然趕我——我就下車去。我坐上你的車是偶然的，不是有人派我。當我知道你是茹科夫村的人，我就決定和你一道兒坐到終點。在這個村裏，我有件秘密的事要辦。」

「什麼事？」

「事嘛……」卡佳不知怎麼說好，「從你臉上，你倒是個好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是個硬漢子，有火性。似乎信得過，不過我害怕……」

謝苗有所期待地沉默着。

「你不會到處去說嗎？」

「我並不是一個搬弄是非的人。舌頭拴得牢牢的——決不隨便亂說。」
「這從臉上看得出来。」卡佳忍住笑，同意了。